



荷尔蒙 的出走

曹子在 著



荷尔蒙的出走

曹子在 著

中信出版社
CITIC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荷尔蒙的出走 / 曹子在著. 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5.10

ISBN 7-5086-0490-3

I. 荷... II. 曹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9346 号

荷尔蒙的出走

HE ER MENG DE CHU ZOU

著者: 曹子在

责任编辑: 符红霞 王宇

出版者: 中信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24 印 张: 7 字 数: 6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7-5086-0490-3/G.12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10—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—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

遭遇战栗邂逅，穿越迷幻感官
——嗅觉小说立体阅读





荷 尔 蒙 的 出 走

目录

引子



壹 受访者：朵儿 16



贰 受访者：若议 48



叁 受访者：吴祖豪 82



肆 受访者：Tomas 114



伍 受访者：早早 142

尾声

引子

“我生命中得到的最好惊喜来自邂逅”，很多年前我这样想，现在依然。

爸爸把“粲然”作为我的名字，是希望让我从小就有灿烂的笑容，远离阴霾。小学语文老师觉得孟粲然这三个字笔划太多，自作主张地把我的名字改为孟然。那些口齿不清的男生，会喊成猛然，并流着鼻涕冲我傻乐。

那时候，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，躲在爸爸的雨披里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静谧忧伤。默默地任由雨点拍打雨披，在那些不成节奏的鼓点里，我仿佛摸到了陌生的盲文浮点，在昏暗的阅读里，学会跟自己对话，找到独白的力量和乐趣。

那些，都是年少时的事了。

我已经不记得，躺在油菜花盛开的地上，蜜蜂是怎么唱歌的了；我已经不记得，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，我究竟买了些什么；我也不记得，当第一次快感汹涌的时候，我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感激……

我只记得，在这个城市里我以卑微的站姿，一直保持着对独白的尊重。

如果你问，我跟这个城市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坚持在这个城市里，记录下那些微小个体的独白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让我跟别人内心

的纹路密合，这种密合的喜悦无与伦比。

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8年，我被这座城市勉强认可的身份是一个自由纪录片导演。向来是一个人工作的我，从最初策划选题、写结构脚本、拟访问提纲、整理素材，到后期剪辑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。每次都有卡壳的时候，每次都有灭顶的孤独与绝望。但是，有一种密合的滋味，让我坚持到底。在思路没法继续，进展寸步难行的时候，我搭车去南城一个二手市场去淘黑胶唱片。这个二手市场，是我从一份报纸上了解到的，报纸上有一个咖啡店老板的访问，问他喜欢去哪里购物，他说了这个二手市场。我关心一切的人物访问，总在其中找到一些有趣并离奇的线索，并往往跟写作的中心思想无关。

继续说我的黑胶唱片。我一般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到达二手市场。先去服装摊上转转，虽然很难淘到像样的衣服，但是我坚信，那些衣服里，藏着隐秘的快乐和伤感，这个时候，在太阳的曝晒下，依然坚忍地严守诺言。我暗自发笑，路过它们，没有跟它们说话，让它们沉默好了，在它们开始二手的人生之前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我拿手指在那些卷成紫菜一样的毛线衣上划

过，胖胖的老板娘一边执著地啃着烫手的烤红薯，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的脸，居然红了，做错事一样讪讪地走开，走到电器铺去。

一直想买一个监视屏大小的电视机，去超市看了很多回，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。我喜欢在小屏幕里看人生，生活永远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盛大，那么华丽！

还没有逛完电器铺，我早就径直走到买旧唱片的摊位上，我买那些黑胶唱片的原则只有两个：其一，封套设计别致；其二，唱片的纹路清晰，没有被磨损。去巴黎参加记录片影展的时候，我没有去巴黎春天的一楼买好看的项链，只在周末的跳蚤市场上，买了张旧唱片。这，足够让我心怀感恩。

我家里也没有针式唱机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在腾云驾雾的烟草里，我喜欢用手指贴合着那些细密的纹路，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，而那些带着尘事沧桑的旋律，会在心底想起。那里，有曾经跟旋律共鸣过的独白。我坚持这样认为。

从去年4月开始，我决定策划一个新的记录片，打算以“邂逅”为主题，访问5位遭遇“邂逅”的个体，请他们以尊重内心的方式，谈谈自己遭

遇邂逅的故事。这个项目有一定的难度，跟躲在文字里的伤怀和喜悦还不一样，面对镜头，解剖自己的颤抖，终归是在向我们含蓄的人文精神挑战，不过我所说的一切跟网路人格无关。

起初，没人愿意配合我的访问。

那段时间，南城的二手市场我去得比较勤快。咪咪在跟她男朋友 Louis 吵翻后，会开车带我去二手市场，并在车上跟我抱怨，“妈的，意大利男人哪里都长，就是对你的耐性比兔子尾巴还短！”我扑哧一笑，扯长了安全带，白了她一眼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意大利男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挂完电话，她自己便主动消气儿了。我戳她低腰裤勒出的小救生圈取乐，她就狠狠回击我的笑穴。我们的车扭着S型在东四环上狂放行走，直到后面的车按喇叭警告我们，咪咪才开始正经开车。她还敢冲着向我们按喇叭的男司机吹口哨。咪咪凭靠泼辣豪爽的性格，在豪宅地产界里闯得有声有色，是百里挑一的明星销售。她的客人还真是特别有钱的那种，可是她看不上眼，觉得有钱男人靠不住，所以找了个照样靠不住的意大利花心萝卜。她有自己的解释，她觉得意大利男人的花心比较纯洁一点。每次她来这一套理论之前，我就争取让自

己先晕倒。

“喂，说正经的，你到底喜欢 Louis 什么呢？”我斜眼看着咪咪的侧影，下午的阳光给了一个她辉煌的剪影。她手上，添了块崭新的浪琴表。

咪咪的身材，除了被我吹毛求疵的小救生圈之外，实在是优渥的。而我，却被一个文艺腔的男人说成是忧伤的身材。那个男人的好与坏，我早就记不得了，但是我记住了这个评语，并沿用到现在，是拿来自嘲的最好借口。

“Louis 是我遇到过的吻得最好的男人！”咪咪不动声色地回答，搞得我这个提问者显得有点猥亵。

我在座位上缩成一团，像个软体功发烧友，在最小的体积里舒了口最长的气。

“小然，你在烦什么呢？你应该去找个男人了！”她又来点我的笑穴，我推搡着她热乎的手，紧紧抱着自己的帆布包，以取暖的姿势回应，“男人也不一定给你带来安全感啊！我在烦自己工作的事情。”

“我越来越不能理解你们 SOHO 的状态，还是找个固定的工作，累死累活地完成任务和指标，其实也是一种塌实。总比你成天在家没着没落，胡思乱

想的好。”

我手指缠着帆布包上的紫色背带，左缠右缠，缠成一个紫色的大戒指。我没底气地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嘛，我总不能像你一样，去找个意大利男人吧！”我低眉顺眼地瞥了她一眼，咪咪握着方向盘，浑身上下有质感地抖动着，她又乐不可支了。

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嗔怪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管你的人生！你说说你烦在哪里？”

我跟咪咪说没人愿意接受我的纪录片访问后，咪咪拍了拍抵在方向盘上的汹涌胸膛，说：“这事包在我身上”。

咪咪这人绝对可靠，只要她答应的事情，赴汤蹈火，也要为你办到。

V i s i t

荷尔蒙的出走





你不用了解我，你只要抚摸我的小说
好了！

——朵儿

受访者：朵儿

性别：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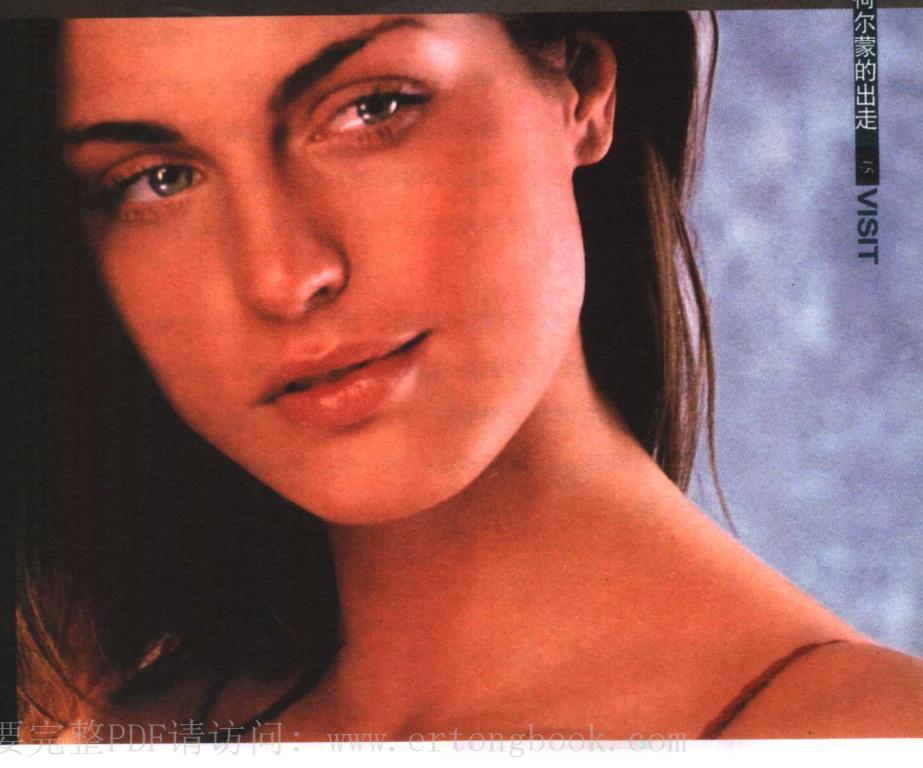
年龄：29岁

职业：自由作家

线索来源：杨咪咪

荷尔蒙的出走

VISIT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itongbook.com